

LIUCHAOWADANGYULIUCHAODUCHENG



六朝瓦当与六朝都城

贺云翱

文物出版社



六朝瓦当与六朝都城

贺云翱

文物出版社

北京·2005

新
知
书
局

PDG

封面设计：周小玮
责任印制：张道奇
责任编辑：黄 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六朝瓦当与六朝都城/贺云翱著. -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3
ISBN 7-5010-1620-8

I. 六… II. 贺… III. ①-瓦当 (考古)-南京市-六朝时代
②都城-研究-南京市-六朝时代 IV. ①K876.3②K9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43808 号

六朝瓦当与六朝都城

贺云翱 著

*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五四大街 29 号)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1/16 印张:18.25

2005 年 3 月第一版 2005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0-1620-8/K·827 定价: 65.00 元



序 一

我是此书最早的读者之一，作者嘱我在书前说一些什么，既惭愧又感谢。

书题极好。它从“瓦当”这一具体的实物写起，作为“上篇”，约占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作者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地将“瓦当”定名、分类、分期，详细介绍出土的情况。在“讨论”中又对云纹、人面纹、兽面纹和莲花纹四类瓦当再分类型、时代、比较等篇目，一一加以介绍和论列，以其作为对六朝都城展开研究的基础和起点。

作者以“瓦当”来开篇，当然是注意到它们作为建筑物的一个构件，处于高屋建瓴的地位，虽然体积很小，却具有标志性、神秘性和审美性，这使我想起古代农业象天法地，总是把很多具体的事物，都看作一些大大小小的宇宙结构。“宇宙”一词多义，起源甚早，或具时空的概念，或具天地的涵义，它的首义却是屋檐和栋梁。汉代学者高诱在《淮南子·览冥训》里燕雀不能与凤凰争于“宇宙”之间，引《易·系辞》“上栋下宇”注释说：“宇，屋檐也；宙，栋梁也。”《说文》：“栋，极也。”清人段玉裁注：“极者，谓屋至高之处。”一部研究六朝都城的专著，以屋檐、栋梁的“瓦当”开头和作证，令人感觉妙不可言！

城市是人类文明创造最为集中之处，都城是一切城市的首脑机关。六朝都城是长江下游唯一一座最古、最大、最久而又留有相当遗存的大都会，在我国都城历史中，位置优越、承上启下、个性鲜明，长安、洛阳之外，唯它曾一度领袖东亚及东南亚各国都会，极具典型性和影响力，对它做基础性的研究，当然具有广泛的学术意义，“下篇”即把握了这一根本的要求而

展开论述。

作者先述都城“生命”之源的“水”，这抓住了研究六朝都城布局的要害。青溪、运渎和潮沟，这三者在东吴赤乌八年（245年）已经经过修治而与秦淮河水相通。吴因青溪入宫中而便利了粮食入仓和战乱荒年的储备。《尸子·君治》篇说水有“四德”：“沐浴群生，通流万物，仁也；扬清激浊，荡去滓秽，义也；柔而难犯，弱而能胜，勇也；导江疏河，恶盈流谦，智也。”宫城拥有上述三水，且内外环流，在四大古都或六大古都中，绝无而仅有，于是才有左思（250？～305？年）《吴都赋》中的胜景：“水浮陆行，方舟结驷，唱櫂转毂，昧旦永日”，“轻舆案辔以经隧，楼船举驰而过肆”；于是才有东晋“桓伊三弄”、“乌衣巷口”、“桃叶”、“桃根”，陈代珍珠河上的畅游和《后庭花》之类的风流故事。这个故都产生了很多不朽的学术性著作，其中特别耀眼的有刘勰（465？～532？年）的《文心雕龙》，影响所及以至今天尚有“龙学”之称；还有被日本人视为“枕中秘宝”的刘义庆（403～444年）的《世说新语》等等。这个故都还是古代山水文学艺术的发源地，“老庄告退，而山水方滋”（《文心雕龙·明诗》），是指山水诗取代了玄言诗，还有宗炳的《画山水序》、王微的《叙画》则是绘画的理论性的瑰宝。因为这些，使得六朝故都益具引人探索的风度。

接下去是作者对六朝都城的各个实体——台城、宫城、郭城、太庙、太社、太学、明堂以及石头城、西州城、东府城和冶城的一一考辨，有文有图，图文结合。

六朝都城在我国都城史上的地位，可以从礼制上去分析，也可以从继承与发展上去论证，还可以从与北方少数民族都城规划的比较中去考察。首先它是汉族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发展者。陈寅恪先生在讲授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时提出“胡汉分别不在种族而在文化”的著名观点，重要的例证除北魏孝文帝坚决实行“汉化”政策及北朝少数民族政权曾经千方百计到南朝搜求文化典籍，以及南北学术的沟通且主要是南学的北

传外，还有太和十五年即永明九年（491年）蒋少游到南齐摹写宫殿制度的故事（事见《魏书》卷九十一、《北史》卷九十、《南齐书》卷五十七和《南史》卷四十七）。蒋少游从小在青州被俘，有“公输之思”、“班、倕之功”，作为副使，被派到南齐图画宫室制度，他的舅父崔光祖曾向齐武帝言：他此来“必欲模范宫阙，岂可令甄乡之鄙，取象天宫！”武帝不听，少游果图画而归，先后和平城和洛阳分别摹划建成了太庙、华林殿沼、金墉门楼等等皇家巨构。郭湖生教授去日本讲学时，对此有简要精辟的论证（见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报告《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宫室制度沿革·兼论日本平城京的宫室制度》所附《台城考》，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1年）。郭氏《台城示意图》表示：在东面的青溪、西面的运渚和北面的潮沟之内，台城北有华林园；中线分布后宫、帝寝、太极殿、东西堂、中书、门下省；东线有东宫、廷尉、南宫、中书省、散骑；西线有太仓、武库、门下下省、永福省；四面则有内外宫门的设置。

陈寅恪先生指出，两晋政权以孝、礼立国，“居亲丧皆毁瘠逾制”。六朝宫城建筑，虽屡有兴废，上述建筑群中，也应包括一些重要活动的场所，如晋孝武帝宁康三年（375年）在通天观讲《孝经》，咸康十六年（391年）诏徐广校秘阁四部书（可能都是简册）36000卷，还有梁武帝在内殿佞佛的场所等，这些活动空间的考实，都是颇有意义的事情。

台城或宫城毁于咸和三年（328年）苏峻之乱，五年（330年）在吴苑旧址重建新宫，咸康五年（339年）用砖垒宫城，太元三年（378年）宫城在谢安（320~385年）主持下全面彻底改建，六朝宫城都不断增筑，已是备极繁华，获得“六朝金粉”和“六朝烟水”的艳称。开皇七年（589年）隋灭陈，诏“城邑宫阙，并荡耕垦”，但后来文献中，似乎依稀可见台城并未遭到彻底摧毁。唐代诗人笔下，是蛛丝马迹，还是实指一些史迹遗存，例如台城内外，原栽种石榴、柑橘，京城内外，遍植槐柳。韦庄（836?~910年）“无

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台城周八里，沿沟植柳，恰好十里，与太兴三年（320年）创北湖筑长堤无关。据《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张雄传》，雄别将赵暉“欲治台城为府，旌旗衣服，僭于王者”（《上元县志》卷六、《南京文献》第3册），还看中了台城的实用与规模。一直到杨吴改筑，台城才废。这些历史悬案，是很值得今人研究的。

一千多年来，在陵墓、石窟摩崖之外，后人苦苦追求的六朝都城建筑，终于在近年来南京市文物考古部门承担的社会基建任务的田野发掘中，露出了部分的面容。本书作者在过去几年的工作过程中，曾对六朝都城的考古投入较多精力，产生了一些想法和收获。透过书中大量的——其中部分是作者通过辛勤劳动获得的资料或描绘的插图，我们能够感受到其对六朝都城考古的关注程度。更为可喜的是，近两年，南京市博物馆在大行宫基址工地中，发现了可能是台城的一些遗迹。唐代人杜牧（803~852?年）慨叹“六朝文物草连空”，到今天，我们的考古工作者在都城遗址中才仿佛见到它在草丛的地下向地面的展露，这不能不是一件幸事。

作者说：他在参与市区各地数十处的田野调查和发掘中，在出土文物资料的收集和研究中，正是被历史的沧桑，被古人创造的“魅力”所深深打动，产生“莫名的愉快”，产生“感慨和冲动”。这种体验实际上是从古人那里，一直延续到我们今人的心智中来的。

最后，除了作者占有丰富资料得以考实、比较和概括这一些研究方法外，还有一些撰述方面的特点：作者反反复复、一而再再而三地感激前贤和今人提供的成果，以一种珍视和尊重的态度对待、利用这些成果，并以一种“讨论”的方式来和时贤、同行与读者“对话”，反映了学术公器、学术民主的治学精神，这是一种治学迈向成熟的态度，特别值得赞许，必然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唯有十全十美的作品，我感到不足的是，限于条件，作者对田野工作中所得地层土样中孢粉分析的资料

未能反映，即本书没能利用这类标本能够提供的成果。时至今日，我们特别关切祖先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面对的是怎样的客观、自然、物质的环境？生态自然、生态伦理、生态文明、生态史观要求我们知道文明是怎样从何种自然条件、自然环境中创造出来的？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些，我们会进一步更加感激和礼敬我们的先人，因为，这能够为今天的城市规划与建设提供历史的经验，使新的历史考古专著更加具有理论的和现实的价值与意义。

梁白泉

2004年2月

笔于金陵咏梅山庄倚竹园

序 二

我在《江苏文史研究》2003年1期中，曾为评介卢海鸣同志的《六朝都城》写了这么一段话：

“对于一个国家历史的研究，都城是不可或缺的内容，它几乎成为全国社会的缩影，尤其在我国封建社会时期，它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集中之地。要全面阐述中国古代历史，每一个朝代都城的形成、发展、变化与废置，与这个朝代的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很早就有人建议要成立古都学，并讨论了我国历史建都与文化史发展的关系以及建都的特点。他们非常具体地提出：南部中国自东吴以来逐渐形成以古都南京为中心的长江流域的新文化体系，称之为‘建康型文化’。可见南京在历代建都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作为一名历史考古工作者，长期居住在六朝时代的中心——南京，很自然地对六朝史和六朝考古就有了一种偏爱的心情。平心而论，六朝也确是一个丰富多彩的时代，它蕴含着无穷的魅力，那无数的文物古迹，千载以后仍然撼人心魄；那些生活在建康的帝王、贵族、文士，他们悠游自恣、优雅风流的心态，留下许多荡气回肠的文学、艺术遗墨；凝聚着六朝风采的建康都城（含宫城），一直被后人誉为“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所有的政治事件与经济、文化生活，无不以建康为舞台而逐一展开，建康都城随着六朝政权的兴盛而与之共繁荣，也由于其政权的衰落而告倾圮。迄今日本学者还有一种观点，他们认为中国中世纪（秦汉～隋唐）的秦汉趋于内向，六朝则趋于外向，隋唐则为二者的融合。确实，六朝时代是一个气象万千的时代，通过陆上与海上的路线，跨越千里无垠的沙

漠，横渡万顷风波的大海，中国古代人民与远近诸多民族和国家发生着友好的文化上的联系，中世纪的建康与罗马被看作是世界东西两大文明的中心，多么的令人向往与遐想。

上古时期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皆在黄河流域，秦汉王朝的长安与洛阳是中国的首都，而整个长江流域无一城市可与之相比。然而，自三国开始，位于长江下游、毫无政治渊源和历史传统的建康（南京），一跃成为六朝时期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竟然与黄河流域的历史名城长安与洛阳相抗衡。“一张白纸，可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六朝都城建业和建康的崛起，非常值得我们注意与探索。新中国建立后四十多年来南京地区的考古发现，为我们研究六朝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不容讳言，这许多重要的文物、遗迹，仍以墓葬为主，对都城的研究，还不得不依靠大量的文献。而这许多古代文献的阐述，有的不尽确切，有的模糊不清，甚至还有一些错误，再加上所发现的城市遗迹、遗物寥寥，对它们的研究往往会发生以偏概全的弊端。所以过去人们对六朝都城的研究，多有见仁见智的不同看法。最近十年来，南京城市建设的飞跃发展，到处兴起的动工挖土，使我们在过去几十年内所感到无法在现代建筑的基础下探掘古代城市的结构和寻找其布局的困惑，有了解决的希望。这些新的发现，提供了若干重要的线索，对比过去的六朝都城研究，显然有了很大进步，也使我们有了更多的发言权，所以，我十分看重近几年来对六朝都城研究的一些新著，这方面除了卢海鸣的《建康都城》和郭黎安的《六朝建康》外，贺云翱同志的专著《六朝瓦当与六朝都城》，则是最近一部值得推荐的作品。

我认为贺书能在卢书和郭书之后，更充分地运用“瓦当”这一具有六朝都城文物特色的实物资料，参以文献及其他有关实物资料，写出颇具独到见解的著作，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因此，我有如下几点看法：

一、尽管贺书自述“本书不是对六朝都城的全面研究”，但他能独辟蹊径，以六朝瓦当的发现，阐明与

六朝都城的关系，并据此“对六朝都城做复原性研究”，我认为这是本书的一大特点。

二、六朝瓦当过去虽有发现，但较零散且多为采集品，故不如秦汉瓦当和北朝及唐代瓦当那样受人重视。近年来随着南京城市的迅速开发与建设，大量瓦当出土，且有地层依据，因此逐渐成为各方面关注的热点。我注意到，作者近年已经发表了数篇有关六朝瓦当研究的文章，本书能在掌握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做进一步整理，是开六朝瓦当系统研究的先河。

三、本书对六朝都城复原性研究，除用瓦当为主要依据外，还以“人工河流的因素”，突出其对六朝都城规划的影响；同时除对都城和宫城本身的阐述和考证外，还以较多篇幅阐述都城内的主要礼制建筑、太学及六朝都城规制中的若干特点，又考证了附属于都城四周的其他重要建筑“空间”。这都是本书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

许多先哲们都曾说过：“原来并没有路，路是人走出来的”。正如本书作者也认为的，五十年前，尽管前人对六朝都城仅凭文献史料和少量文物遗迹，研究工作受到很大局限，但他们筚路蓝缕，为我们铺垫了一条前进的道路。五十年后，我们在前人基础上，参以大量出土文物，丰富了对六朝都城的认识，研究工作前进了一大步，这都是值得赞誉的。当然，现在的发现也仅是地下蕴藏的文化遗存的一小部分，可是出现的重要线索，给我们提示了新的看法，打开了新的思路，因此前进的道路更宽阔。贺云翱同志新著的发表，我感到十分高兴，故乐意介绍给读者，是为序。

罗宗真

2004年2月

写于南京清溪河畔

绪 言

瓦当，俗称瓦头、筒瓦头，是中国传统建筑屋檐顶端的盖头瓦，宋以后称勾头、勾头瓦。瓦当当面通常都会得到精心的装饰，装饰内容则因时因地甚至因建筑类型之异而呈现出千百变化，堪称丰富多彩。在大屋顶式的古典建筑上，瓦当所在正当檐口部位，既具有束水护檐的功能，同时因其处于墙面和屋顶坡面两个空间块面的分隔线和接点上，所以又具视觉提示和美化的功用。特别是瓦当在六朝以前主要用于宫殿、衙署、陵寝等官方高等级建筑物上，六朝时代又扩大到寺庙建筑等，因此它就具有了代表国家礼仪制度、统治阶级思想意识、时代精神，甚至还有反映城市功能分区和不同区域文化传播过程的特定价值。另一方面，瓦当毕竟出于普通艺人和匠人之手，势必也会融入民间的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及制作工艺。从学术研究角度视之，在古代文化遗存上，瓦当和任何其他类型的物品一样，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因此理所当然地会得到研究古代文化、历史、艺术等方面的专业人士的重视。

早在宋代，金石学家已开始了对瓦当的摹拓和研究。明清以来，瓦当研究风习大盛，从清初康熙年间到民国时期，著录或研究瓦当的专著不下 20 种。1949 年以来，瓦当不仅出土数量众多，而且大多是经考古调查或发掘所得，有明确的出土地点和地层，故而相关研究成果大大超过前人。国外尤其是日本、韩国一些学者，也对中国瓦当做过深入的研究。然而，在中国古代瓦当研究中，重点仍是关洛地区秦汉瓦当以及

战国时代齐、燕等国的瓦当，汉代以后的瓦当研究十分薄弱。固然，战国、秦汉瓦当从瓦当发展史上说有着发展较早、品类丰富、造型独特、图案或文字精美、礼制地位崇高等诸多特征，应当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但是，正如所有的文化和艺术都有时代的变迁，每一时代的文化和艺术又各具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一样，瓦当也是如此，每一时代的瓦当自然都有其鲜明的文化个性和审美的价值，每一古代都城的瓦当也有其别具的技术风格和历史意义，都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和研究。六朝时代是一个风云变幻、区域特色兴起、不同思想流派竞美、文化较为开放、新的时代精神和时代风范孕育并逐步形成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瓦当当然也会从一个方面反映这一时代特征，可惜，以东吴都城建业和东晋、南朝都城建康为中心的南方地区的六朝瓦当考古研究，在当代学术史上几乎长期成为空白。所幸近年来南京地区的考古工作者和民间收藏人士开始重视六朝瓦当的发现、收集和 research，有关工作成果也陆续问世，六朝瓦当日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包括周边国家的学者近年也不时前来南京考察，试图通过六朝瓦当观察公元3~6世纪东亚地区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今后，随着六朝瓦当资料的逐步公布和积累，其学术价值还会受到更多有识之士的认识与揭示。

二

瓦当因何而得名，目前说法不一。至少从汉代起，瓦当就自名为“当”，西安及附近地区出土的“宗正官当”、“薪年官当”、“巨杨冢当”、“殷氏冢当”或“长陵西当”等文字瓦当可以为证^①。早在清朝，就有学者探讨它的得名缘由，清代程敦引认为它是筒瓦之底，故名，其证据是《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所载“玉卮之无当”，注曰“当，底也”；毕沅则认为瓦当形如玉璧，“当”应是璧、珪之意；今人陈直以班固《西都赋》“裁金璧以饰珪”中注“珪，椽头饰也”，认为瓦当是

^① 参见赵力光《中国古代瓦当图典》相关瓦当铭文实例，文物出版社，1998年。

因位于椽头之上而得名；施蛰存以为“当”字即“挡”的初文，有阻挡、遮挡、抵挡之意。^①我以为，古代瓦当自称“当”者，是对筒瓦上与人们面临建筑时相对之圆形（初为半圆形）部分的特殊指称，与古代当道、当国、当事、当局、当今、当日、当户、当卢等等之“当”意近，兼有“遮挡”风雨、美化装饰（“挡”意）等含意。有“当”之瓦，应称“当瓦”，以别于其他，为此，“当瓦”可自称“当”，也可自称“瓦”，前者如当瓦自铭“宫当”、“仓当”、“冢当”、“庾当”、“殿当”、“舍当”等，后者如当瓦亦铭“都司空瓦”、“长水屯瓦”等，其意一也，如欲全称则为“当瓦”，故汉代也有“冢仓当瓦”、“新安当瓦”铭者。^②“瓦当”乃后人取“瓦”之泛称与“当”之特称合而为一，与古意或有差异。姑作此说，俟智者明辨矣。

目前所知，最早的瓦当出现于西周中期^③，此后一直绵延不绝。初为半圆形，东周时出现了圆形瓦当，秦汉时，圆形瓦当占大多数，到了东汉，半圆形瓦当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从纹饰上说，西总时饰重环纹，后来出现绳纹、饕餮、云山、卷云、树木、动物、龙凤纹等。秦代，以动物纹和云纹为主，到汉代有吉祥动物图案、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纹、云纹和文字瓦当等多种，四神纹瓦当和云纹瓦当的流行，是汉代谶纬学说、神仙思想和五行学说，特别是楚文化艺术影响的结果，而文字瓦当又反映了汉代一统天下、强化皇家权威和贵族地位的社会现实。多种瓦当中以云纹瓦当最为丰富和普及，一直流行到魏晋时期，是六朝以前使用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一种瓦当类型。也可以说，在瓦当艺术上，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云纹瓦当，就如魏晋南北朝时代出现的兽面纹瓦当与莲花纹瓦当一样，影响了整整几个朝代。这从一个侧面透露出“魏晋南北朝”与“春秋战国”时代一样，是一个孕育新思想、新艺术，影响深远的开创性时代。

三

本书所说的“六朝”，主要是指建都于今南京的东

① 各家诸说引自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汉研究室编《新编秦汉瓦当图录》页1，三秦出版社，1986年。

② 所举瓦铭各例，均取自上引赵力光书。文献资料参见台湾天成出版社《文史辞源》第三册页2122~2125。

③ 岳连建《西周瓦的发明、发展演变及其在中国建筑史上的意义》，《考古与文物》1991年1期。

吴、东晋（一般还包括西晋）、宋、齐、梁、陈这六个王朝。20世纪以来，对六朝都城（东吴称“建业”，东晋南朝称“建康”）的考古调查工作虽然陆续有所进行，但系统的调查钻探和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基本上没有开展，学者所做的六朝都城史研究，主要是依据文献而进行的。六朝时期南方地区其他城市如江苏镇江、扬州，湖北鄂州等地的考古工作虽然开展得较为深入，但是有关六朝瓦当的出土情况几乎未见公开报道。1994年以来，笔者在南京地区所做文物调查中发现，南京的一些民间收藏人士收藏了一批南京城区出土的瓦当。当我第一次看到那图案新异的人面纹、兽面纹和莲花纹瓦当时，心中的震惊与好奇是强烈的，我从中看到了与秦汉瓦当体系完全不同的一种文化风格，此后，便开始了六朝瓦当资料的调查和研究。

1997年开始，我和我先后的同事邵磊以及路侃、叶剑飞、夏塍、袁晓琪、王碧顺、周贵龙、朱广金、王克非、刘步英等，在南京市文物局领导和南京市文物研究所同仁的支持下，在南京大学考古专业部分同学的参与下，投身到南京城市考古工作中，先后调查了南京市以下一些建筑工地：

成贤街南段下水道改造工程、成贤街北段东南大学建筑系新楼建筑工地、成贤街中段东南大学南门外马路（四牌楼街）东延建设工程、成贤街东侧珍珠河清淤工程、珍珠河南端东侧小贵山“华海电脑科技广场”建筑工地、珍珠河北端东侧“和平大厦”建筑工地；进香河北端西侧进香河宾馆建筑工地、大行宫南太平南路东侧云峰大厦及“都市名园”大楼建筑工地、大行宫东中山东路南侧白下区公寓建筑工地、大行宫南太平南路西侧、铜井巷北建筑工地、大行宫段中山东路北侧南京图书馆新馆建筑工地、中山东路南侧利济巷西建筑工地、中山东路明故宫段南北两侧建筑工地、长江路东端毗卢寺东“汉府花苑”建筑工地、北门桥南估衣廊西侧“估衣廊商住楼”工地；洪武南路东侧金宝花园建筑工地、洪武南路内桥东北侧“金穗大厦”建筑工地、内桥西北侧“万里皮鞋厂”南沿河

商用房建设工地、洪武南路东小火瓦巷西口下水道改造工程工地、中山南路南下秦淮河段跨河大桥施工工地、中山南路东砂珠巷小学西门外华美大厦施工工地、中山南路西侧铜作坊市工商银行综合楼建设工地、中山南路东侧洋珠巷“国际投资大厦”建设工地；新街口金鹰商城建设工地、新街口南丰富路体仁大厦建设工地；秣陵路小学旁建设工地、秣陵路与王府大街交界处“王府花园”建设工地；估衣廊原南京钟表元件厂旁建设工地；建邺路北侧张府园地区建设工地、建邺路南侧七家湾建设工地、建邺路西端北侧止马营南京肥皂厂建设工地；南京第四中学体育场（益山）建设工地；赛虹桥南新世纪建材大市场（西营村）建设工地；龙蟠南路西大中桥东北侧“杨吴城壕”东岸建设工地；白下路金陵职业大学东侧南京电视台建设工地、白下路南侧西八府塘地区建设工地、白下路与长白街交界处“中天花园”建设工地；石鼓路中段天主教南京教区建设工地；中华门外长干桥西南古“越城”地区建设工地；瑞金路三号电线杆埋设工地、瑞金路西端北侧“金城超市”建设工地；太平南路西侧江苏饭店北建设工地、太平南路四象桥西南东王府园高层住宅工地；瞻园路南端金陵展览馆建设工地、瞻园路西侧瞻园商厦建设工地；莫愁路北端西侧江苏省中医院综合楼建设工地；长乐路东口南侧“长乐花园”建设工地；北京西路与云南路交界口建设工地；解放南路与八宝东街交界处建设工地；建康路南京中医院办公楼改造施工工地；集庆路和鸣羊街交界处南京军区干休所大楼工地；户部街和火瓦巷交界处江苏省京剧院扩建工程施工工地等。

蒙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部王志高等同志热情相邀，近年还参观过他们在中山路和太平南路交界处东南角及进香河路东原老虎桥监狱的两处考古发掘工地。南京热心于研究古文化的民间人士还向我们提供了珠江路北兰园电子商城建设工地、弓箭坊、鼎新桥、西八府塘、大中桥环北市场、冶城北、升州路省交通厅建设工地等十多处建设工地的地层叠压情况和瓦当出土

情况等。这些调查资料让我们大致了解到南京城区六朝瓦当出土及分布、地下六朝文化层分布、文化层深度、叠压状况。如在鼓楼以西（除石头城遗址外）、以北地区地层中基本不见六朝遗物，富贵山——北极阁一线以南，六朝文化层在今地表以下从北向南逐步加深，北京东路以南一片，在地下 50 厘米左右即可见到六朝地层，至珠江路以北一线，六朝地层已距地表 1 米左右，在中山东路一线，六朝地层一般在地下 2 米多深处，有些遗存深埋地下 8 米左右，如正洪街、洪武南路东侧金宝花园工地地下 8 米左右还发现过东吴时代的砖结构建筑物。到了升州路一线，六朝文化层往往在地表下四五米深处。而且，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过去许多专家认为的六朝皇宫所在的今东南大学一带地下并未发现丰富的六朝文化遗存堆积层。六朝文化层的这种埋藏情况对了解当时都城的原始地貌以及人口分布和生活空间及文化堆积的关系等都有直接帮助。瓦当的分布也非常有规律，属于东吴时期的云纹、人面纹瓦当的分布空间最小，属于南朝时期的莲花纹瓦当的分布范围最大等等，这与六朝都城的发展过程是完全相吻合的。以上的考古调查工作也是促使我们对六朝都城展开研究的重要原因。

1998 年开始，我们又先后调查、勘探或发掘了清凉山石头城遗址、钟山六朝坛类建筑遗存、栖霞区北家边梁萧伟墓阙遗存、栖霞山南朝石窟遗存等。在部分发掘地点也发现了一批六朝瓦当。在此过程中，目验了千余件出土瓦当实物，获得了有关南京六朝瓦当的类别、时代风貌、分期等方面的初步认识。与此同时，还得到镇江古城考古所所长刘建国等先生的支持，观察了镇江地区出土的六朝瓦当实物资料。同时还在洛阳、盱眙、扬州、苏州、绍兴、宜兴、九江、成都以及南京郊县江宁、高淳等地调查六朝瓦当出土情况，以获得比较和综合研究的基础条件。1998 年，笔者完成了《六朝瓦当初探》一文，提交在宁召开的“六朝文化国际讨论会”，在该文中，把六朝瓦当分为云纹、人面、兽面、莲花、文字五类，并对它们的类别、型